

◎非常记忆



您那慈爱的样子

人到中年以后,老牟对每年的同学会已提不起啥兴趣了。老牟是一个保安,在一家工厂看大门。

老牟对我说,同学会也是一个江湖,显摆的,炫耀的,失落的,怀旧抒情的,谈合作共赢的,暧昧再约会的……在这样温情脉脉的场景中,老牟显得孤独落寞。

不过前不久,老牟去参加同学会回来后,一把抓住了我的手,动情地说,我真想喊他一声爸爸。

老牟跟我详细介绍了参加同学会的场景。那天是老牟初中时班主任秦老师的80岁生日,同学们在微信群里发动组织了这次聚会。那天的情景也很是感人,同学们纷纷上台通过歌曲、朗诵、献花等仪式表达对秦老师生日的祝福与感恩之情。在学生们簇拥下,秦老师笑得是那么开心,轮到大家合影时,秦老师发现有一个人没有上台,他连声喊着老牟的乳名:“小四儿,快上来呀,快上来呀!”老牟在家排行老四,有次秦老师做家访,听见母亲在这样唤儿子的名字,没想到秦老师30多年以后还记得他母亲这一声亲昵的呼唤。正靠在墙边儿冷眼热心看同学们表演节目的老牟,心里嘭嘭嘭跳着上台与老师和同学们合影,老牟说,合影时,他双眼都有些模糊了。

合影以后,同学们开始自由活动了,秦老师蹒跚着脚步来到老牟桌前,亲热地喊他:“小四儿,你妈妈还健在吧?”老牟回答,今年97岁了,不过患了痴呆,认不得自己的儿子了。“哎呀,我抽时间哪天一定去看看她,我还记得呀,你读初中二年级时,你妈妈帮我去店里买了4斤红糖。”那些年,买糖也要凭票供应,在商店工作的母亲帮了秦老师这个忙。“秦老师,很对不起您,我那时候不想读书,常逃学旷课。”老牟对秦老师表达歉意。秦老师笑呵呵地说:“那时候你家情况不同,你妈啊,独自拉扯4个孩子讨生活也不容易。”老牟4岁时死了爸,对爸的记忆很恍惚。老牟还告诉秦老师,自己现在在做看工厂大门的保安,供养着读研究生的儿子。秦老师站起

身,连声说,好啊,好啊!秦老师掏出一张前几年的合影照,一一指点着已经躺进了墓地的几个老师和学生的照片感叹说,小四儿啊,健康地活着,比啥都重要。

老牟回家,翻看家里老照片,黑白照片上,是穿着中山装的爸爸抱着3岁时的他。老牟猛然发现,爸当年的样子,与秦老师长得也相像,都是那种慈爱的目光,柔和的面容,发际线很高。

那天老牟跟我聊起这些时,眼眶湿润,感情一向内敛的他,跟我这样说了一句话:“我真想喊他一声爸爸!”老牟说的这个他,就是秦老师。老牟还跟我说,他再也不为自己的职业自卑了,只要秦老师在,今后的同学会,他都要去参加,他还要告诉同学们,只要有用得上自己的地方,尽管吩咐一声就是,自己的长处就是,力气大。

上个月的一天,我在爸妈家吃饭。我妈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,我爸另放了一个碗郑重搁上筷子,还倒上一杯酒,缓缓起身喃喃:“朱老师,来,喝一杯!”我84岁的爸转过头,用凝重的目光望着我说:“今天是我大学时教我物理的朱老师的生日,我要请他回来喝一杯学生敬的酒。”1961年,我爸毕业于朱老师执教的那所师范专科学校。饭后,我爸还回忆说,他的这个朱老师,下巴上有一颗肉痣,肉痣上还长了一根毛,样子看起来很严厉,实际上心慈,待学生如父母,有一年,朱老师还给穿草鞋上学的我爸,买了一双解放鞋。20多年前,朱老师就在上海去世了。

岁月的河流,有清流涌动,也有浑浊的泥浆搅和,人流熙熙皆如过客,很多人的面目也如星辰悄然隐去。月满西楼,霜落枝丫,还有多少老师的样子,闪烁在属于你记忆的天边?

文/李 晓

◎昨日重现



郑老师和王老师

自打我上学后,就发现天下很少有比我更倒霉的孩子了,同学们碰到别的同学家长,一般都喊某某妈妈或某某爸爸,但碰到我妈,得喊郑老师;碰到我爸,要叫王老师。你可以想象我的人生有多悲催了吧,在学校里面对老师,回到家,面对的还是老师!

郑老师和王老师,一个教语文,一个教数学,确实是对好搭

档。当然,整起我来,更是一唱一和。说起来,在我们那个小城,两人都是有口皆碑的好老师,业务出色就不说了,对学生那可真叫个温柔可亲啊!

譬如郑老师,不管接手的学生成绩再差,都有足够耐心,好声好气地掰开来揉碎了地讲解,绝不带一点不耐烦!放学后留差生补课就不说了,寒暑假,还有一串学生排着队来我家补课,全是免费的。学习上也罢,生活上还照顾有加,那时江南冬天特冷,有些孩子手上长了冻疮,郑老师又是涂冻疮药又是送方便写字的半指手套。

可对我呢?记得我三四岁时,家里老保姆辞工了,新保姆一时找不到,郑老师只得把我带到学校,我在办公室待得无聊,就偷偷溜进教室,坐在最后一排。郑老师叫学生站起来背诗,那首古诗的题目我至今记得——《早发白帝城》,学生结结巴巴背不下去,可把我急坏了,直接站起来替他背,这下可把郑老师气坏了,一把把我拎到教室门外去!

多年以后,我也有孩子,有次郑老师给我儿子辅导作业,我经过时听到她跟他说:“你妈小时候可聪明了,才三四岁吧,那些三年级的小朋友背不出的古诗,她就会背了!”

天!这是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在郑老师眼里,我竟然是个早慧的孩子!

再说王老师,王老师是调皮学生的克星,这可当然不是靠严厉,对于那种高阶顽劣学生,严厉只会适得其反。但王老师有他的大杀招,他说顽劣学生好胜心好奇心一般都特强,要将他们的好胜心激发出来,用在学习上,那十之八九能从后进生基因突变为优等生。果然,这一招王老师屡试不爽,很多顽劣学生谁都不服,就服他!不过王老师确实值得服,带数学竞赛从来是拿大奖的,再刁钻古怪的题,都能迎刃而解。当然这些不过是数学老师的基本技能,远不够服人。文艺汇演,人家舞台背景是美术老师画的,他们班是王老师画的;这还不够,伴奏也是王老师,拎把小提琴站在舞台一侧;班里的励志条幅上龙飞凤舞的大字,也出自王老师之手……这样的全能老师,谁能不服?

当然有人不服,那就是我!王老师对学生一贯和颜悦色,春风化雨,只对一个学生例外,那个学生就是我。我一直祈祷,千万别分到郑老师或王老师的班里,不知道是天意更可能是故意,我偏偏分到了王老师班上。小孩子的某些心理不是大人所能理解的,许是王老师在学习上一直对我非常严厉,所以,王老师成了我正式的数学老师后,我非但没有半点优越感,反而提心

吊胆。其他科目上课时我发言都很积极,唯有数学课,从不举手,王老师也好像当我透明直接无视。有次他出了道难题,判别一道算式是什么“式”?全班没有一个同学举手,他就点名让我站起来回答,我也不会,嗫嚅了三个字:“不认识。”他轻哼一声:“不认识也是个式。”全班顿时哄堂大笑!然后他点名让另一学生站起来回答,那学生学乖了,说:“不知道。”他温和地让那位学生坐下,然后开始认真讲解。

同是不会,待遇却是天壤之别!再以后,他的课,我越发慎言,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不说“不认识”三个字,而用“不知道”来代替。终于,王老师觉得不对劲了,找我长谈,问为什么数学问题我都不会答?我说不是不会,是觉得不好意思,还有怕答错了你批评我,你对我特别凶!王老师听了,沉默了很久。再后来,上课时对我的态度温和了不少。

现在回想起来,王老师到底不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,他是军人转业,虽然恶补过教育心理学,可对孩子的心理,还是不甚了解,又是望女成凤心切,反倒不能像对其他学生一样举重若轻。

不过许是年纪大了,也许是物极必反,如今的王老师郑老师,嘴上不说,心里大概也愧疚当年对我太过严苛了。有时王老师辅导我儿子的数学,他屁股像尖底儿,老坐不住,闹腾得不行,而王老师一脸宠溺地看着他,这温和慈祥的样儿,哪像我记忆中严厉无比的那个王老师。以致于我满怀嫉妒地猛敲小黑板,让他注意下形象,别太奴颜婢膝,拿出点当年对我的严厉劲儿来。

文/王秋女

◎城市笔记



挑水的小媳妇

如今,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有哗哗流出的清水,人们都习以为常了,又有多少人记得当年水的来之不易呢?

记得我刚嫁到那个大院的时候,人们还在过着买水吃的日子。胡同口的斜对面,有一片水铺,多年来一直供给这一片居民的生活用水。除了临街卖水之外,还给住户送水。一担水三分

钱,每户一日三担,一个月水费不到三元。钱虽不多,可送水这活儿实在太辛苦。送水的老汉姓高,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。每天,他推着一辆独轮车,挨门挨户送水。我们那个大院门槛高,独轮车进不来,就只能停在院门口,然后他卸下木桶,灌满了水,再挑着送进一家一户,倒进水缸,风雨无阻,从不间断。他佝偻着腰,弓着背,挑着两桶水慢慢往前挪移的情景,我至今还记忆犹新。既然水来得如此不易,当然得省着用,往往是一水多用,生活的不便可想而知。

大约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,我们这里通了自来水,结束了买水卖水的时代,有劳力的人家都去胡同口自己挑水了。当时,挑水是男人的活儿,但我的男人不是不想挑,是我不让他挑。胡同的路坑坑洼洼,高低不平,大院门口台阶高,还得迈门槛。他眼神不好,高度近视,深一脚浅一脚的,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十六年的学校生活,我经历过挖水渠、大炼钢铁、勤工俭学等,经受过艰苦的劳动锻炼,挑水不在话下。于是到土产门市部买回两只水桶、一根扁担,开始自己挑水。可在邻居们看来,一个刚进门的新媳妇儿、一个文绉绉的年轻女人,单薄的肩头挑着一担水,在每日的晨曦或黄昏里一步一颤的身影,这简直成了胡同里的一道风景。由此,我还赢得了一个称号——“挑水的小媳妇儿”。

我这一挑就是十几年,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。夏天雨湿路滑,也不能不喝水;隆冬腊月天寒地冻,肩挑水桶,手里还得提着个暖水瓶,如果水龙头结冰打不开,就得用热水浇化。到了70年代,由于天津市引入北大港水库又苦又涩的咸水,水管里的污垢越积越厚,水流越来越小。大家每次来接水,都得耐心地排队等候,一担水来回通常要花半个多小时,对此大家都无可奈何。

挑水如此不易,用起来要“精打细算”。除了吃喝之外,其他方面的用水要尽量节省。瞅准人们用水的间隙,妇女们干脆端着盆罐直接到水源处洗衣洗菜。一群女人围着水龙头嘻嘻哈哈、洗洗涮涮的“井台会”,也是当时的一景。1984年,当儿子能够接过去我手中扁担的时候,自来水入户了,买水、挑水的艰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人们都欢欣鼓舞,我更十足地感受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。

一眨眼几十年过去,如今我们都住进了单元房,拧开水龙头,轻松自在地享受着清冽甘甜的自来水时,有谁还记得当年胡同大院里的生活场景?当年送水的老汉或许早已作古,而那个“挑水的小媳妇儿”也垂垂老矣。

文/王锡敏